

濟寒

南夜

紀

政錄





寒 夜 錄

陳 宏 緒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寒夜錄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寒夜錄卷上

明 新建陳宏緒士業著

凡著書立言而計較於傳與不傳者。政與患得患失之心無異。古之作者不得已而有言。要以暢其旨之所存耳。若必擬議何等乃傳。便已增卻無限躲避無限逢迎。未見伸紙舐毫之爲樂也。

嚴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予謂文章亦然。退之平淮西碑。豈可以字句求耶。混沌二字。摹寫古詩氣象甚是。平淮西碑亦只是朴樸。然亦須此等題目人手。未可強爲。

文章要作便不佳。太史公敍灌夫使酒罵坐。魏文帝典論自敍。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直是一混寫來。何曾有意。

文愈短愈要曲折。所謂畫一尺樹。要不可令有一寸之直也。敖子發古文短篇。最宜涵泳。

篇法有預先提出而精神踊躍者。有數轉仍藏而氣勢曲折盡妙者。有實事從虛境出者。有閃躲于此而點現于彼者。堪與家一言以蔽之曰。要乘生氣。爲道學文。應作六經語。不當涉語錄氣。爲釋氏文。應作佛菩薩語。不當涉禪和氣。

全子棲每爲文。輒入自課菴。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近。盡付之火。生平凡三焚文集。今子棲之文。竟無一篇傳世者。然卽此數語。作者苦心。便已揭示千載。彼祝融氏之烈焰。政子棲之金石也。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須嘔心血。指一番。若但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于拖沓。

作手正要癡黠相生。無癡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極盡而味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卽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嶠嶢。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邱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黜南有韓文鈔。止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盛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鱸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有關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閒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于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佳選。其謂昌黎先生歿。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叔始知之。然永叔嘗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爲御史。爲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饑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叔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論。

偶閱客星紀略。有朱晦翁題跋云。釣臺故有范公記。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

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作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爲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真可爲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亦然。尙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而皆不從一邊生去。後人無此猛力。但能免起鶻落。已是第一好手。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泉源。霈然莫禦。戴忠甫嘗與龔沕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忠甫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沈。起伏頓挫。誰非聲者。能于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于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于錙銖。定去留于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沕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忠甫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揚子雲抱弱翰。齋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做子雲方言爲之。但止于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四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槧。以從事于其閒。但此書決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著土音之互異者。此書旣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考。一以關津之譏察。所繫政非尠小。近日

惟劉心蓼太倉州志風俗條內另載方言然亦略而不詳他處則未聞有此矣

古今奇人奇書湮沒散軼者不可勝紀而釋老之徒尤甚嘗欲作二氏文苑志如比邱曇謨鳩摩羅什葛稗川陶貞白者人立一傳擇其佳文附之又嘉興楞嚴寺刻有漢本大藏于此方撰述較五千四十八卷頗有增廣予意欲更加搜補另爲藏外撰述一書未知此願得遂否也

科舉之法行之逾久而應舉者荒疏逾甚因憶昔人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語彼時之爲諸生者較今懸絕乃爾夫文選之不能頓造于爛雖老師宿學難之爛矣而僅得秀才之半其所謂全者又屬何等耶

歸震川先生云魏莊渠嘗爲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

孟之反不伐反者仄字之誤按春秋齊與魯戰孟之反後入以爲殿竝無之反之名又爲長者折枝折枝者按摩之謂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之語枝卽肢字非草木之枝此閩友蔡价臣之說价臣名籓貧而力學所著贅言予嘗爲之作序

价臣又云託孤寄命言託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之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卽

孟子所謂效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晉史閻纘上疏理愍懷太子冤內引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亦以二句相屬朱註以託孤寄命爲才臨大節爲節殊屬牽強

狂簡斐然成章自是三種人簡卽狷者斐然成章通指言語政事文學諸賢僅以一狂槩聖門似非定論

新安朱楓山先生云。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閒了卻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

周恭肅潛心學易。所著日記。論卦爻變例最確。其釋豫卦云。本義以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諸卦爻爲例不同。每如此。且文王之易。與周公孔子之易。有共貫而發一義者。有旁通而備衆理者。政未可膠柱鼓瑟以求合耳。

偶與但直生宗皋論放利多怨之旨。直生曰。外人之怨。猶可避也。至于自家怨。則無處可逃矣。予甚擊節其語。蓋放利之人。畢竟心中怨恨居多。所謂小人長戚戚也。

國初名儒劉商卿者。諱夏。字迪簡。深于易學。所著大業圖。惜已亡失。僅存讀易訣一篇。其言曰。庖犧氏之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爲象。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在昔夏商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置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畱滯矣。無奈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會以伏羲之易。自爲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衣失其領。網失其綱。是教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按陳希夷先生云。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與

商卿此論正相發明。實觀玩之要旨也。

董蘿石年六十有八。慨然北而陽明先生語。悉陽明記中。近從吳觀察秋圃處。得其遺詩一帙。孤高秀逸。足稱其人。七言律尤佳。如一江明月看山過。小亭魚影弄青天。空山無人石欲語。皆咄咄驚人。而咏豆芽云。蕪萼亭後得裹封。金甲銀鉤奪化工。瀘盡宿泉冰有骨。種成深盎土無功。秋涵素質瓊絲脆。水泛殘衣黛粒空。野蕨紛紛登俎豆。憑誰爲薦玉玲瓏。如此棘手題。大見工力。蘿石學問。未知究竟何似。政當以詩雄視諸子耳。

吟咏景物。固是傳我之意。須知使事。亦是寓意。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要使顛倒由我。譬如戲場中戈鋌。若在出色優狐。元人謂裝外者爲狐手中。定要另生一番光彩。

友人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卓名人月。杭州人。

予友清江楊机部。平湖趙退之。俱爲吟壇推重。而尤長于五言近體。机部贈予有柔木誤冰山之句。退之亦云癡魚侮釣絲。二詩皆有爲而發。冷眼婆心。直欲喚醒沈夢。

予邑宗子文忠節。大類謝疊山。所著有玉溪集。予從其後裔輩。垣處借觀。蓋元刻也。讀杜遣興云。淵明詩。頗恨枯囊子。美嘆之非達道。草堂集中多道貧。淵明若見應回笑。山光潭影照青瑤。二公心只二公知。若逢癡漢休言夢。不是詩人莫看詩。此作非子文得意句。然道陶杜兩公心事。則已欣然莫逆于千載。

矣。

東坡謫僑耳。前後和陶詩凡百數十篇。子由爲之引。詩集中三十一卷。皆追和淵明之作也。陸務觀序梅聖俞別集云。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東坡又有和梅之作。今已散逸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宣城令姜奇方刻宛陵集。竟遺渭南之序。益嘆古人著述。不幸而湮滅。若此類者。蓋不可勝數也。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聞者以爲清闕。及見。不甚寬敞。衡山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書上起造耳。大司空劉南垣公麟。晚歲寓長興萬山中。好樓居。貧不能建。衡山爲繪層樓圖。置公像于其上。名曰神樓。公欣然拜而納之。自題神樓詩。有從此不復下。得酒歌明聖。問余何所得。樓中有真性之句。嘗觀吳越巨室。別館巍樓。櫺比精好者何限。卒皆歸于銷滅。而兩公以圖書歌詠之幻。常存其蹟于天壤。士亦務爲其可傳者而已。

今之仕宦罷歸者。或陶情于聲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學仙譚禪。或求田問舍。總之。爲排遣不平。然不若讀書訓子之爲得也。

只此一天。韃鞬曰騰吉里。回回曰阿思媽恩。女直曰阿卜哈。以西番曰難百夷。曰法。緬甸曰某。高昌曰騰克力。推之重譯。不到之處。億萬國土。便有億萬稱號。彼蒼蒼者。亦豈能別其孰爲名當。孰爲名不當哉。語言文字。何處可容執著。

梁次公嘗著壽夭說曰。人生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深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爲也。只要百年之中不夭。乃爲壽耳。何爲百年之中不夭。比如人在午時。便當作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巳時矣。午時之身不夭乎。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時之身不又夭乎。若是真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去。在巳則爲巳之活人。不夭于巳也。在未則爲未之活人。不夭于未也。不把眼前日子。反擲向空中去。乃所謂壽。乃所謂不夭。

禮樂干戈。俱屬搶攘。推此而洙泗杏壇。三千縫掖。亦覺多事。總不如春風沂水。童冠幾人。安閒自在。喟然一嘆。掃卻多少喧囂。萬茂先曰。要知勞心勞力。自有春風沂水。只在胸中邱壑。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

葉文莊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李文節公廷機云。禪祇是割得斷。堯舜不以天下與子。周公爲王室誅其兄。皆禪也。又云。禪卽聖人所謂剛也。士大夫處是非恩怨之地。能得些禪意。將胸中葛藤。一切割斷。良爲爽脫。若不得其意。口談何用。公談禪學。最爲切實。與說龍肉而不能飽人者迥異。

橋李支大倫曰。大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膚受之愬。須心硬。聽浸潤之譖。須耳硬。

吳邑徐元美言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作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駸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身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懼。激厲爲學。卒爲善士。此父固不必言。此老家人亦豈非所謂濟以上人耶。

羅景綸評昭君詞。擊節樂天一絕。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予獨有取于儲光義。含蓄無盡。頃又得淳熙閒鄭虞任昭君曲讀之。至結語云。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道昭君意中事。似又不減于長慶矣。

莫尙書少虛困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以手揜鼻。遂有省。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但能觸處領略。鼻穢馨香。都不礙此鼻尖頭也。

歐陽公云。予曾作憎蠅賦。傳之于世。蠅可憎矣。猶不堪蚊子自遠嚙來咬人也。友人余君士瑞。在長安有題壁句云。藤棍荆條滿街喝。豈無人道不中聽。予笑語余云。不中聽何妨。只莫咬人便休。

李文節公攝南王部。竹頭木屑。事事畱意。有縉紳見之曰。翰林公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

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如文節真可謂不俗者。彼以詞林沾沾。厭薄一切。殊覺俗氣愈甚。

馮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掃地焚香。而超然高潔。余平日閒居。亦與蘇州同好。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上海浦小癡名澤。字學著名一時。生平喜睡。不亭午不巾櫛。里中呼爲晏眠人。此可謂得黑甜三昧者。予自晉州城守。目不交睫。廿餘日後。遂習爲固然。每過四更。輒展轉不能安枕。初甚苦之。偶讀宋儒鄭景望雜著。中有一則。欣然錄出。醒時輒諷誦數徧。未幾安寢如常。景望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毫。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嚙啣啣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閒亦爲嚙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

予嘗作舒城山寨記。已略言立寨之利害矣。然尙未極其流弊之所底也。胡澹庵有與吉守李寶書。紀一時事變。頗稱痛切。倘兵戈不止。將來必有不幸。如胡公所言者。謹錄出之。以備當局鑑採。書云。數年來盜賊四起。甚者至殺令破縣。其弊正起于山民之寨。寨不平。寇不可止。何則。吉與虔爲接鄰。吉之寇大抵悉自虔而起。然虔人非倚山寨爲之囊橐。其勢不爲寇。今吾州凡八邑。止安成不與虔接壤。七邑皆虔地。與國羣兇往來之時。而山寨又羣兇嘯聚之衝。無一邑不下數十寨。一寨不下數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稱是一鄉之穀粟。盡轄于寨魁之手。一鄉之惡少。盡束于寨魁之權。州縣之刻木。盡餌于寨魁之賂。有一小忿。則羣兇相捉環視而起。名爲復仇。其漸遂至剽掠。又其漸遂爲羣盜。官租公賦。連

年不輸。小有追捕。則據寨恃險。敢與州縣抗衡。有司不平。閒遣官軍討伐。而刻木得餌。先爲之耳目矣。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故春秋書墮郟墮費。防此禍也。夫邑且不可爲百雉之城。而山之豪。乃至雉堞凌空。戈挺轉雲。尙謂國有法乎。

寒夜錄卷中

張獻忠用兵最狡。常以少勝多。破舒城時。實叛將孔廷訓句之。陷城。獻忠犒賞各頭目已畢。旋引廷訓數之曰。爾不忠于朝廷。焉能忠于我。立斬之。階下時原任太僕鄉漢中玉亦投降數日。見廷訓被殺。股栗無措。獻忠曰。汝鄉紳。吾不斬汝。遂授僞禮部尙書。中玉舞蹈謝恩。畱其營中四閱月。乃還。初中玉以請托不遂。下石子于予。或傳其城陷死難。予擬爲草揭請卹。不意喪心辱國。乃如此。此事舒人目擊甚確。而諸生孫秋我亦被賊擄。述其顛末尤詳。孫云。漢旣授僞禮部餘戶兵工三部各有僞官。惟吏刑則獻忠自領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賊也。又僞中軍來姓者。號來達子。最爲獻忠親信。其陷合肥諸屬。惟來達子晝夜密謀。諸營皆不與聞云。

王遵巖問龍溪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龍溪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晏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氣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龍溪數語。不特養生至論。亦是安禪要訣。

崑山顧夢川性嗜飲。每客至。相與揚搯古今。輒樽疊雲瀉。或謂夢川曰。人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醉于公何如。夢川曰：夫醉者非飲也。人但不可一日不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人之書，何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夢川遽曰：盛夏不飲，則耳後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夢川字禹祥，張元長爲之作傳。

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謠。蓋前此以黃鑠代白鑠，取其易于挾持。近又以美珠代精金，其挾持尤易，而人不覺也。曾見餽遺名刺書經彙幾冊者，卽黃金幾兩，而詭托刻文。朱仲晦疏云：今之在位，以金珠爲肺醢，以契券爲詩文。今直以金珠爲詩文，又一變局矣。

崇禎辛巳元日大雪，至十四十五日，雪勢尤甚。城內外合抱之木，俱被損折。連日陰霧凝結，天雨木冰，飛鳥絕跡。是歲親藩被難者，福襄、唐三王、宰相則薛觀國、楊嗣昌，一死于法，一死于軍前。尙書侍郎則呂維祺、傅宗龍死寇，鄭崇儉死獄。巡撫而下，又不可勝紀矣。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應在此人將有害，以是歲驗之，益信。木冰一稱木介，介又甲兵之象。

紹興庚辰正月四日，自虹縣至青陽驛，雪雹大作。木介彌望，海陵周麟之作詩云：雨木冰貫珠，絡玉千葩。明橫鞭一拂，桑條動寶釵。墮地聲鏗鏘，昨日登車天地黑。怪雨盲風起東北，俄然散雹飛亂翼。流淖滿途深沒膝，前車折軸不得行。後車脫輻泥翻輓，曉來廓氛天宇清。萬象奪目何品燦，凜如介士執矛戟。四野列陣霜雪凝，汴河堤上民驚詫。問是何祥木冰稼，生平有眼未曾看。舊說惟聞達官怕，車中囁嚅齊魯生。嘗學五傳窺遺經，因言前哲論災異。占曰：庶人皆執兵，只應此地干戈起。草木如人兩相倚，莫

憂蕃馬飲泗水。盡道明年佛狸死。至辛巳。金主亮大舉入寇。虞允文敗之于采石。亮趨揚州。金兵亂。弑其主亮。焚之。北還海陵。末句遂成詩讖。然則雨冰之變。其應不獨在達官矣。

唐州多曠土。熙甯中。詔募民蓄墾治廢陂。復召信臣。杜詩之迹。衆憚其役之煩難。莫敢舉。王逢原夫人吳氏方寡居。因其兄田于陂旁。慨然謂衆曰。吾非徒自謀。陂興。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闢汚萊。均灌溉。身任其勞。築環隄以瀦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壤化膏腴。一方利賴。夫人歲入亦累鉅萬。悉捐以賑窮乏。周疾苦。闔州甚德之。爭訟不詣有司。悉就夫人聽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千疋。米一千石。近代吳長卿傳奇。女子如高涼洗夫人。甯化晏氏。竝有功德于時。卓犖可紀。惜未有以夫人之事告之。予家藏逢原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因爲表彰。逢原名令。王介甫愛其文章節行。而推爲天民者也。

彭淵材嘗從郭太尉游園。自詫曾傳禁蛇呪。試無不驗。俄園中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反走。流汗冠巾盡脫。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近時將帥兵法。大率皆淵材蛇呪耳。友人楊机部贊畫盧公軍前。遇各營來請馬者。楊笑曰。逸足無幾。不能應君反走之需。其人赧顏而退。

崇禎壬午三月。有自北來者。傳新政數事。快殊人心。而戒廠衛。起廢逸。尤爲卓犖。然邪正倚伏之關。政于此時。當爲深慮。林見素寄陽明先生書云。言路開矣。高取難。煩取厭。則開者恐塞。幸門塞矣。短取媒。隙取伺。則塞且開。有味乎其言之也。

近日流寇俱稱死賊。各處塘報皆然。其僭號稱王者。章奏文移悉改王字爲枉。或爲亡。如所謂八大枉。爭世枉。左衿枉是也。予按國初亦有此例。江陰李翊云。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蓋當時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

紹興唐琦本衛士。建炎開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鄴方與琶八竝馬行。琦從後持一大甃。祝曰。願天一擊殺兩賊。甃中馬不殺。被執罵賊不絕口。琶八謂曰。汝欲何爲死。曰。我願以布裹灌油燒焚三日。示媿降賊之臣。卒焚之。其意恐琶八追及高宗。欲以緩其程也。事聞。詔爲立廟。長簷街。賜名旌忠。明沈周爲作詩云。一甃真如博浪鎚。事機不偶亦空施。降城未分身無用。罵賊猶知舌可爲。膏火願延三日死。海天能信六龍馳。長簷街上春秋祀。李鄴魂應媿此祠。琦事頗末載于碑刻者如此。紹興志但據宋史書之。至布裹灌油之事則未之及也。琦以執爨下士。而大節屹立。乃爾國朝有金川門守卒龔翊者。崑山人。值靖難兵入。大哭遁去。隱居教授。宣德中。周忱撫吳。薦爲學官。辭不就。曰。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翊雖不能如琦之轟烈。亦庶幾逾于其儕偶多矣。

蘇子瞻在海上時。號鐵冠道人。國初亦有鐵冠道人。則臨川之張中也。

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略爲諱忌。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縉紳專利者。按此風亦不始于今日。胡忠簡何等人品。偶讀澹菴集。有與藍守師稷書云。某復見鄉中小童郭洵直。穎脫不羣。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目。委得允當。

自非郡大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謹採之輿論。仰溷高明。伏乞台慈。特賜收錄。則忠簡亦嘗爲郡。試緩頰矣。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所謂穎脫淹貫。定非虛語。此札實爲憐才而作。非時輩之。所可借口也。

歷法莫如近日疏忒。徐元扈相國。李性參勳卿。屢經推驗。竟成聚訟。只以崇禎己巳日食一端言之。據大統推算。食三分二十四秒。初虧已正三刻。食甚午初三刻。復圓午正三刻。據回回歷推算。食五分五十二秒。初虧午初三刻。食甚午正三刻。復圓未初三刻。用新法推算。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府六分有奇。杭州府六分三十秒有奇。廣州府九分有奇。瓊州府食既。大甯開平等處不食。初虧已正三刻。食甚午初二刻。復圓午初四刻。三家互相牴牾如此。然至期參考分數。則順天府果止二分有奇。新法實與元象脗合。蓋其說創始于利瑪竇。而湯若望。羅雅谷輩繼之。皆歐邏巴博物洽聞之士。其步算較回回更密。似非諸家之所可及也。

金山絕頂有留雲亭。江光海色。蕩搖四面。記往歲登日觀峰。東望鳥嶼。西眺河源。誦太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閒之句。不知其下濛濛者。爲何等處也。今日搔首此閒。又是百年一快。留雲亭舊額久已廢去。今爲俗子改作凌霄閣矣。

淳安縣有小金山。元鄭師山稱其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予未至淳安。不知茲山較頭陀洞。妙高臺諸勝。境界果何如。然師山自云。東遊京口。念欲一躋其巔。酌中泠泉。以適生。

平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是鄭君尙未夢見金山面目。何得輕置軒輊。唐突西子。

莊子云。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丹鉛錄云。禹貢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泐地志。卽古之東陵。盜跖死于東陵。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奸兇。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愚按。莊子盜跖篇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似非巴陵。升庵應悞。

秋水宜晴。晴則澹蕩。然惟鄱湖浩淼。其澹蕩之致。乃與晴光俱無盡際。非他水之可同也。佳絕尤在夕陽。澹者愈澹。蕩者愈蕩。倚窗而睇。左右諸山。恬漠自如。暄萋竝見。雖復匡廬之高大。亦若融其體勢。但以恍惚氣韻醉人之目。予友徐巨源作愛秋光賦。殊勝文通。予亦欲賦鄱湖秋光。非擁楫旬日。低徊夷猶。正恐筆墨蹊徑未去。當無奈此湖何耳。

韋莊章江詩。欲問旌陽舊風月。一江紅樹亂猿哀。俗本作維揚。殊誤。莊又有南昌晚眺詩。芳草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亦自楚楚可誦。吾郡山川。經唐人題詠者。只曲江數篇。與浣花集中此二律爲勝耳。

徽雨連絲。枕簟琴書。俱爲溼霧薰蒸。大覺肉體爲累。忽快風連晨不已。如從熱海驟登雪山。草木別有清香。生于爽氣之內。晴久則不復存矣。楊升菴據元奘西域記。謂熱海在葱嶺北隅。證以岑參蒸沙沸浪之句。殊誤。然參亦自詠炎方暑國耳。不必定指此地。

子閱文山傳。如劉岳申。胡廣所撰。皆萎薺不足動人。淮陰有龔開者。字聖予。嘗傳宋瑞事。或以爲類司馬

遷。惜無從索覽。又癸辛雜識載。聖子有呼保義宋江等三十六贊序云。宋江事見于街巷談語。不足採著。雖有高人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壯時。慕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書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予然後知江輩真有聞于時者。于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存焉。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趣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旣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盜賊之聖。以其守一。至于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人之徒。孰若跖與江也。云云。贊語文多。茲不備錄。按聖子乃宋末遺老。忠義激烈。大類謝皋羽。鄭所南。其文章可見者止此。近稗海所刻癸辛雜識。此文悉遭刪去。遂使殘珪斷壁。蕩然無存。亦搜奇之一恨也。

劉敬山曰。文章之妙。在于變化。故一字而用有雅俗。如个字一也。國語齊語曰。鹿皮四个。則俗。史記貨殖傳曰。竹竿万个。則雅矣。一語而用有雅俗。如諺曰。敢怒而不敢言。則俗。杜牧阿房宮賦曰。使人不敢言而敢怒。則雅矣。一字而用有工拙。如土字一也。揚子重黎篇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則拙。邵子經世曰。仲尼以萬世爲土。則工矣。一語而用有工拙。如莊子天地內篇曰。殆哉。岌岌乎天下。則拙。孟子曰。

天下殆哉岌岌乎。則工矣。推此可以隨處生悟。

元伯顏等賀平宋表。蓋孟祺之筆。首聯云。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又云。忝司中闕。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竝進。曰僞都曰蠻夷。恣桀犬之吠。竟不問所謂華夷者安在。千載而下。猶足令人憤懣。祺爲宿州符離人。亦是中原遺黎。而忍心悖義。乃爾耶。昭明選漢詩。不取安世房中歌。與郊祀十九首。鼓吹諸曲。殷璠選唐詩。凡二十四人。卻刪去老杜。僧贊甯作僧史。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乃不爲雲門立傳。人各有意見。好樂政未可以常理測也。唐之南京在荊州府。宋之南京在歸德府。今應天府亦稱南京。然歸德在宋。實曰應天。何其與國朝巧合耶。

靖難之變。遜國諸死節家。皆以黨籍株連。其或幸免于覆巢之下者。類變姓名自匿。黃公子澄之後爲田氏。卓公敬之後爲宋氏。今卓氏已復原姓。而太常遺裔猶冒田姓未改也。

黃楚望先生言孔子非史官。何以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筆削。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于托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乃史官先稟命于君。而後贊成其事者也。又云。三桓乃桓公文姜子孫。而春秋書法于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之類。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又如此書。所以難看。竊意春秋之時。雖王綱不振。而史官直筆。則世守其法。不敢少紊。如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其弟又書。南史氏又執簡以往。晉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之類。可見當時史官執法之嚴。雖死不避。則夫人姜氏之事。孔子或因太史之舊而書之。未可知也。且天王至尊。周人諡以幽厲。其子孫亦不能廢公議改之。況國君夫人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節。皆子路之語。世誤以爲孔子。京山郝仲輿先生既已爲之辨矣。若陽貨欲見孔子。章謂孔子曰。來兩段。皆是記陽貨之言。與孟子知不若與曰非然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同例。觀下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便見蓋既曰可乎。隨曰不可。語意傲肆。正與子與汝言句相應。所謂小人而敢于狎大人者也。

周海門先生云。論語中如是知也。是禮也。是邱也。三語如霹靂。火眼眨不及。是心思路絕處。其爲人也云爾。則可謂云爾。兩云爾。哆哆和和。形容不出。是言語道斷處。

徐子卿論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絕不下註脚。但云觀世音是聞文章照面。周海門論舜爲天子。章云。孟子發大舜之心。乃是雪裏芭蕉。空中樓閣。

大學誠意章。曾子曰者。李長卿先生以爲曾子有感于小人而形諸歎也。與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例。非是平日之言。

府志載高皇帝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爲樂。居民扶老挈幼。縱觀燈火。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放鹿事僅一語及之而已。按孔

邇雲蕉館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囿。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瑟爲纓絡。掛于角上。縷金爲花臺。羣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國初。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乃知僞漢有鹿囿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爲韓詩。皆作者之所未考也。

說部諸書。如沈存中夢溪筆談。洪容齋隨筆。王伯厚困學紀聞。博極載籍。兼之辨析精當。直是案頭三種大書。非他稗官家之可擬也。東坡志林。景綸玉露。經鋤堂雜志。石林避暑錄。隨意點染。饒有風韻。亦令讀者靡靡忘倦。若岳珂之程史。高似孫之緯略。臃腫餽飭。絕少生動。真所謂論癡符耳。

修宋史者三十人。知名之士。惟歐陽元。貢師泰。余闕。張翥。范素五人而已。空谷禪師。乃謂揭傒斯之功。獨多。作宋史似傒斯之功。獨多。宋史竟不列名于首。不知何說。考文安公本傳。傒斯在館。止成遼史。有旨。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或以其未成書。遂略之耳。文安尙有太平政要策。惜不得見也。

吉水解觀我先生名觀。一名伯中。早遷于易。諸子百家無不該貫。屢舉不第。至正中嘗私修宋遼金三史。朝廷得其書。悉採用之。今江右不知有此君。不但海內無聞。爲之一歎。

王龍舒淨土文。解時習之義云。若學寬大。則于褊隘時習之。若學溫和。則于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于慢傲時習之。若學良善。則于狼戾時習之。若學辭讓。則于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于懈怠時習之。當其事之時而習。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成則自有可喜。故曰。不亦說乎。數語痛棒熱喝。鴛鴦繡出。且併

金針暗度矣。儒家第一義。乃于二氏之書發其奧旨。亦禮失而求之于野也。

禪家如明教嵩。如德洪覺範。皆具廣長辯舌。而國朝中吳空谷和尚。亦其流亞。空谷作尙直。尙理二篇。一以闢元。一以闢儒。如云三教之學。乃至琴棋書畫百工技藝。俱必至于變化之地。始得活潑之妙。不然則在死殺法裏。論亦破的。但論溫公。程子排佛。俱是晦庵所造。裁于二家。則架虛強陷甚矣。又謂晦庵將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自己。所以轉身排佛。今後吾儕或得悟道。設使納交于他宗之子。但以詩文交接。慎勿漏泄元機。當用宋人爲戒。所謂前車既覆。後車易轍。孔子曰。於予與改是。夫苟有所見。正應傾吐密藏。互相証質。期于明道而止。豈有反深加祕惜者。設使真能屈服。晦庵亦自能止其排擊。彼其排擊如此。中亦必有未安。但患于論之未盡耳。若詆晦庵用佛附儒。彼法中尤多援儒入墨道理。止求至當而已。何得橫著私意以礙天海哉。

兩年來讀書作文。都無靜意。只辛巳十月自吳門返棹。舟中更無他侶。隨意取所購新書讀之。欣然會意。都不在尋常詮解之中。壬午七月廿七日。將爲淮揚之遊。阻風章門六日。戚友意謂扁舟已發。無一過問者。因得以其餘暇。科頭散帙。佳想好句。疊疊欲來。憶昔在濟上向岳石鐘假一舫。題曰小憩處。如予之飢寒酬應。擾擾窮年。直賴一片水光帆影爲生平休息之地。政恐石尤之不我助耳。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軒其遺趾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于導江縣迎祥寺。予旣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志載唐天寶閒。彩鸞曾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

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粘連處。至今不斷絕。彩鸞更有此一奇也。傳稱彩鸞與文蕭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則寫于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歟。

周萊峰嘗語王宏宇曰。吾于窮通得喪無復嬰情。獨未能豁然于死生耳。王曰。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後可下城邑。子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爲樂。于窮通得喪能不嬰情哉。萊峰甚服其言。

近代名家諸集。莫如序文爲盛。獻壽賀遷。報滿送別。每事輒須一序。而仕宦之吏課。鄉會之試錄。生童之刻藁。山人墨客之遊記。無一而不有簡端之弁語。揚詡誇耀。災及梨棗。遂無虛日。陳明卿云。未有王唐時文。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可謂名言。萬歷閒沈晴峰刻長水文鈔。計序文多至二十八篇。只此一集。劖劖氏已不勝其勞攘矣。

陳白陽人知其畫品入神。不知其詩歌之妙。彷彿淵明。又大字逼米元章。小字逼歐率更。蓋藝苑之兼材也。白陽聲稱既著。一日巡撫江南陳公以刺邀見。白陽曰。王公不得召我。況中丞乎。擲刺于其地。謁者以報。陳怒甚。益迫令見。白陽穿破白衣。直入轅門。大笑。陳公曰。汝善繪。可就此景作一圖否。白陽筆墨亂淋。少頃雲山如覆。蔽以茅屋。屋下漁舟點點。老翁持竿酣嘯。岸傍一人以手招之。漁翁作搖首狀。大書五言絕句于其端。且目中丞曰。漁人我也。岸傍人汝也。中丞觀紙上神色飛舞。語言豪軼。亟下堂以賓禮見。

予以五月登泰山日觀峰披重裘猶不免寒戰四鼓起候日出俄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湧出晃漾激射方圓靡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爲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爲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庚嘗有此議後當有信之者日下白影一線勢若搖蕩居人曰此茫茫大海也

沈晴峰登岱記稱每歲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上下蟻旋鼎沸雷鳴僅得容足以上予來已後期不及見祈禳之盛然詢之廟祝云崇禎己巳以前每歲香客多至八十萬少亦六十萬今不滿四十萬矣畿輔齊魯以迄中州江北苦虜苦寇半斃于鋒鏑半竄于荆莽何暇禱祀名山未知數年後又復何似聽之惕然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簡玉書古今人莫測其意鍾伯敬曰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一語已盡

手摩紅日登三觀袖拂黃埃看九州元王奕句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明趙鶴句泰山自謫仙少陵題詠後若兩君差可不愧登臨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爲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需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乃知日食夜眠政復未易受享東坡志林有措大言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那知五濁世人誰是飽喫安寢者豈獨此一措大也哉

林貞肅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出風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在耳予謂考工記之梓

耳。人。列子之泰豆氏。寫態摹神。亦是化工肖物。越絕論劍。揚子雲客難。俱有蒙莊遺意。但未盡酣適之妙。

寒夜錄卷下

金華戚雄。紀亡宋遺老有名者。淮陰龔開。南陽仇遠。隆山牟應龍。紫陽方回。永康胡長孺。豫章戴表元。錢塘鄧牧心。又謝翱。方鳳。吳思齊。鄭所南。林景曦。皆有名。能詩。若忠義可稱。卓然不污左衽者。則翱。鳳。吳。鄭。龔。林。爲無愧耳。諸公之外。尙有劉須溪。唐珣。鄧光薦。汪水雲。溫日觀。雄未之及。予欲取其大節奇偉。如所南。皋羽輩者。爲作南宋遺賢傳。而苦於故老無傳。海內知交。能出其笥藏以相助。亦幽魂之一快也。跋予望之。

孫樵致歎史才之難。以爲唐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然順宗實錄尙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子雲但作賦沈麗耳。他文以淺易文艱深。最不宜于史才。不知樵何以與子長竝稱。韓卽不能追步司馬。亦未必不高揚雄數等也。樵又謂凡稱爲良史者。他人費千百言。輒能數十字而盡。及意窮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則已揭出子長之神髓矣。

賢人君子。持己接物。多爲羣小之所憎妒。憎妒不已。而毀謗隨之。又不特顯爲毀謗已也。往往假造篇章。托之其人。使後世無由辨雪。如僞增揚子雲之書。比王莽于周公是已。吳康齋何等人品。集中有忠國公石亨族譜跋。而忌者乃以門下士署之。陳白沙被召至京。誣其潛作十詩。媚太監梁芳。得授檢討。遂捏詩稟傳播。周文襄一代名臣。雖不必盡遵渠燹。而豪氣自不可掩。乃詆其進大士像于中官王振。背

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諸如此類。出于憎妒之手無疑。吁。口不已而手繼之。胡其不畏鬼責耶。

顧涇陽以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章。爲齊人誇張之辭。而托于大聖。鄭端簡以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三句。直當除去。葉秉敬以予欲無言。吾與回言終日。畏聖人之言。旨意相悖。三君敢于非聖而不疑。而端簡謂介甫譏春秋。永叔毀繫辭。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本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爲不可曉。何其不明于目睫之旨也。

唐杜佑爲司徒。嘗言致仕之後。買小駒飽食之。訖跨之。著粗布襴衫入市朝。觀盤伶傀儡卽足矣。後果如其言。宋楊誠齋自祕書監退老南溪之上。敝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吟咏于江風山月閒。醉則以天地爲衾枕。其高致如此。國朝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第四十年在位。不盈數載。輒以病罷。去里居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卽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如杜如楊如陸。誠士大夫退處之規範也。

嘉隆以來。往還名刺。居上者傲而無禮。處卑者遜而可笑。固是風俗大弊。韓襄毅總制兩廣。平大藤峽。威勢張甚。順德錢大尹乃其屬官。致韓書簡。止稱鄉生錢溥。端肅奉復而已。邢太守宥瓊州人。止稱侍生宥百拜奉書而已。後來乃有晚生。治生。門生。晚學之稱。不自知其陷于諂媚也。詞林非本衙門先輩。槩不稱晚。又不知起于何時。吾鄉有某先輩詞林。寓居鐵柱宮傍。須謁許旌陽廟。某躊躕數番。令寫一鄉侍生名刺于神座前焚之。長揖而退。或謂某曰。旌陽是晉時人也。須寫一晚生。某忿然曰。我詞林無此

唐有書生讀經書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王是封號也。宋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之事。輒忘之。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當時以詩賦取士。猶尙涉獵典籍。而書生之陋已如此。自八股之業既盛。尋常史漢俱束高閣。況于當代之人物典故哉。曾記一舉子問予。中山王是何姓名。予曰。姓徐名達。舉子曰。此自是老魏國公耳。中山王恐另是一人。

祖制省直有巡道無守道。凡守道俱添設。故官止用關防。巡道則用印。巡撫亦係添設。故亦止給關防。凡添設官皆無印也。崇禎初。虜寇之變。南北設督師總理。俱給關防。盧公象昇勦賊楚豫。軍中失去總理關防。朝廷置而不問。後賈莊之敗。又復失去督師關防。范公成六于賈莊尋得之。寄晉州庫。盧公忠勇自不減于睢陽。惜其料敵未盡耳。

菜根譚云。幽人清事。總在自適。故酒以不勸爲歡。棋以不爭爲勝。會以不約爲真。率客以不迎送爲坦夷。若一牽文泥跡。便落塵世苦海矣。

予署長興二月。閒詣顧渚山致祭。後數日。採茶童子以黃紗籠盛本山新茶入邑。予朝服鼓吹。迎之郭外。蓋此茶採以薦高皇寢園。故其禮特甚盛。非如他貢物比。考輟耕錄。湖州長興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卽涸。元亦傲而行之。賜名瑞應泉。今但祭山而

不祭泉似當補此缺典。

宋時衲子以詩擅名。同時有九僧。歐陽公嘗稱之。九僧之外。祕演、惟儼、參寥、善權、皆其甚者。參寥有集十二卷。曹能始選歷代詩。竟未之入。止存再遊鶴林寺五律、夏日龍井書事七律而已。予喜其廬山雜興諸作。今選五首附此。衆峰勢連環。萬疊不可窮。香爐獨秀拔。佳氣嘗葱蔥。長風捲遊霧。曉壁開曠曠。招提出其下。樓觀掛青紅。回眸盼五老。刻削金芙蓉。宜乎謫仙子。愛此巢雲松。又少文好山林。每往輒忘歸。余生千載後。獨與斯人違。榻來爐峰下。結宇聊棲遲。長林拱茂木。九夏遺炎曦。溪雨晝忽破。藤花照清漪。黃鸝語深林。可聽不可窺。又龍湫亘三峽。草木皆森奇。禪餘得支徑。別塢行逶迤。上人吳門秀。邈有方外姿。芒屨襯兩足。策策欣相追。秋田罷刈穫。雲水明空陂。雙雙林中禽。文彩光陸離。雍容事飲啄。相顧忘驚飛。鮮飈忽騰馥。岳桂飄葳蕤。峰端臥落日。眷此忘還期。又山深雲物清。挹玩洗浮慮。昨日行澗南。飄然卽芒屨。風潭耿危約。晚與樵爭渡。隔水認梅花。方驚歲華暮。幽人渺江海。樂事期誰預。山月獨多情。娟娟遲歸路。又五更山雨餘。海月漏雲表。流輝入庭戶。炯炯白如縞。百舌語空林。關關催欲曉。衆禽亦和鳴。爲我釋孤抱。杉松本奇姿。洗滌看愈好。惆悵桃李花。東風捲如掃。蘇黃門每稱參寥詩。體製絕似儲光羲。讀此數章益信。

參寥本以絕句而傳。其佳處尤勝諸體。如春風隨意可嬉娛。水有舟航陸有車。應笑揚雄未忘我。閉門猶著解嘲書。如去馬來車聲已闌。雪雲低壓暮簷寒。地爐山枿燒初熟。輒語聊爲世外歡。如中流出沒一

舟虛緩楫長謠。彼自如聞說古來。江海上。達人一半寄樵漁。如清溪白石曉磷磷。洗霧桃花兩岸新。欲覓劉郎家住處。但聞鷄犬不逢人。如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小雨溼東風。五更百舌催殘夢。月到官河柳影中。如雨暗蒼江晚未晴。井梧飄葉動秋聲。樓頭夜半風吹斷。月在浮雲淺處明。如高松夾道夕陽明。抱葉風蟬引細聲。勸爾行人聊駐足。出山無物更能清。如竹裏鳴鴉曉欲飛。遽褰疏箔望朝暉。莫嫌山色經秋瘦。我亦秋來解帶圍。如古槐花落小中庭。夜半風來捲月鳴。潁水先生如尙在。呼兒應問此何聲。瀟灑高曠。絕不似食烟火人。豈特臨平藕花之句。堪入圖畫已耶。

唐柳冕與權德輿書云。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墜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吳郡王弱生曰。明經一途。本爲士之朴魯者設。當時原有焚香禮進士。噴目待明經之語。柳謂全寫注疏。正爲此耳。然朴魯之士。世閒亦不可少。觀後世科場所得。恐不如全寫注疏之人遠矣。

嘉禾李君實云。顧渚前朝名品。正以採摘初芽。加之法製。所謂罄一畝之入。僅充半環。取精之多。自然擅妙也。今碌碌諸葉茶中。無殊菜藩。何勝刮目。

應天府溧水縣有中山。保定府蠡縣亦有中山。湖廣黃州府有赤壁山。山西霍州亦有赤壁。蜀有峩眉山。會稽亦有峩眉。燕京西七里有仰山。袁州府亦有仰山。南陽唐縣有桐柏山。天台亦有桐柏山。河南登封縣有少室山。鄧州亦有少室山。太原府有五臺山。嘉興亦有五臺山。濟南府有歷山。延慶府亦有歷

山。

元歐陽原功云。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號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黃然詩亦少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于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于是詩又一變。原功名元。其記吾江右詩變甚悉。世但知分甯之派而已。不知更有楊劉兩派也。元則揭曼碩。明則劉槎翁。皆著名于匡廬。彭蠡間。成宏而降。反似遜于前代。無亦舉業之爲累乎。

王秋澗云。作文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律。而汗漫猖披。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此論亦是確言。每見未曾爲舉業者作詩。或有好句。爲古文。輒不解布局措詞之法。雖之乎者也。往往安頓不妥。固知須從此徑入來。秋澗名憚。元人。

國朝天官家。記載異聞三事。正統己巳。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宏治壬戌三月十六日。月食。起戌初刻。終亥。至期救護不虧。萬歷丁巳正月十五日。月食。戌初二刻。食既。戌正三刻。食甚。共食十二分。有奇。是年七月十六日。又食至十二分二秒。此皆前史之所罕見。惟宏治之占。爲人君有道。而天應之餘。俱未爲吉祥。

陳恭愍公選。天順中以御史督南畿學政。盡列諸生姓名。竝不彌封。曰。吾不自信。何以信于人。胡靜菴先生世甯。以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曰。臣官以察爲名。非妾其說。德其言。無以察。

其心之邪正才之長短若屏絕士大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光明卓犖如二公。尙何嫌疑可避。編號糊名。杜門謝客。其爲私竇逾甚。祇足明其自欺而已。

松陽葉希賢遜國時御史。壬午六月從建文帝出亡。削髮爲僧。號雪菴。和尙。元雲中李元暉旣出家。亦名雪菴。嘗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睿思舒。墨君別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不寫皋陶大禹謨。

周程大儒著作。擬于六經。豈屑以篇詠見長。然偶爾落紙。多有風人所不能到者。元公經古寺云。琳公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塢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誦之道氣藹然。明道先生題凌霄三峰云。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峰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怪石似雷鳴谷底。老松如雪著崖巔。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大有奇崛氣。若咏草句。莫爲枯榮吟。野望且憐愁醉。祝香輪。又幾與近代楊孟載頡頏。信賢者之不可以一端測也。

邵康節先生有芳草短吟。花閒水畔綠如茵。興廢曾經漢與秦。占斷山川無限地。愁傷今古幾何人。嚴霜殺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遇春。無那路傍多此物。王孫歸思若迷津。當是擊壤集中絕唱。

俞紫芝秀老。王荆公客。亦有咏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箇解忘憂。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州。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去。買斷金釵十二樓。邵程俞揚于此題中。直似江淮河濟。稱四瀆于天壤也。

四友齋叢說云。元人虎頭牌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著碧天邊。太陽澆奠。

只俺遙女直人無甚麼別。願則願吾弟兄們早能勾相見。一友人曰：此似唐人木蘭詩。清波雜誌云：秦少遊柳州詞霧溼樓臺。月迷津渡。桃花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黃山谷曰：語意極似劉夢得。如此擬古人。方是慧心妙識。作詩作文。皆應從此悟去。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少汲名直孺。孫鴻慶稱其筆力雄贍。語出驚人。嘗有春日絕句。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鉤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

佛老之徒能究心吾儒六籍爲之傳注者。有僧一行。周易論三卷。大衍元圖一卷。釋惠琳孝經一卷。釋贊甯論語陳說一卷。釋契嵩中庸解五篇。陶貞白孝經論語集注三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又潯陽落星山澗有五松橋。乃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澗談易處。元時太倉州海甯寺僧善定。日與學人講說四書不倦。人稱爲定四書。數君子經藏之外。乃能闡揚聖學。意其書必有可觀也。

壬申閒土寇衝臨汝。宜黃。崇仁。樂安三縣甚被蹂躪。邨落蓋藏盡空。一日天忽雨黑黍。殼堅類蕎麥。舂之得小米。色白。煮以療飢。貧民多賴全活。庚辰辛巳。南北奇荒。死者枕籍。廬鳳閒產一種土。滑膩微似麥。色和糠。作餅食之。名觀音粉。又江北徧地生人面豆。眼耳鼻口。居然人形。飢者採煮。羣噉。未有不旋踵斃者。或曰：此兵刃冤魂之所化也。予有人面豆詩云：渴勿飲鳩鳥血。飢勿食人面豆。莽莽淮徐郊。白日竄鼯狽。糠粃啖已空。粉泥亦難糝。掠人呼爲羊。膊裂甚猛獸。所憐脂膏乾。未足充糧糗。尤來大搶驟。風

雨瘦人死盡肥人脯。冤魂化作人面形。大豆小豆落區斛。農皇未知岐伯迷。飢來豈暇細詳睚。採之盈掬。延喘息。一粒入口橫黃泥。吁嗟乎。九六之厄良可慨。其菽殺人如烏喙。何況金戈與鐵錐。

萬茂先訪予長興。別未三月。客死維揚。風雅真摯如此君。此世界中斷不能再見斯人矣。每念輒爲濡睫。生平詩藁。托之孫孟樸。尙有二卷。不知寄付誰氏也。臥病時近體絕句。鄭超宗爲之授梓。名曰廣陵散。超宗影園分賦黃牡丹七律。猶自光燄萬丈。其一石欄行處亂聞香。紅紫光中別有粧。側面檀痕搖翡翠。重樓瓦色照鴛鴦。鄧通鼓櫂臨花陣。豪客輕衫過粉牆。金帶橫開清賞後。廣陵佳事屬姚黃。其二淺碧深紅處處逢。青黃何意漏秋容。鶯身近戶光相照。蜨翅驚丸蠟自封。影伴穀城憐石瘦。愁連古蹟覺沙濃。遙知九錫東封候。獨立宣麻近九重。其三三千隊裏鬪春暉。獨洗閨粧見自稀。步月故披君后服。行春偷著聖人衣。野花過蝶風深淺。斗酒聽鷗色是非。爲裏爲裳君莫問。六宮齊拜上皇妃。

洪覺範云。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沈奇材。萬峰繞之。遂名香城。李長卿先生西山志。晉沙門曇顯創大殿。焚香禱于崖山側。忽生香木。大堪爲柱。殿成。每誦經佛前。以木屑焚之。香聞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此。頃有妄人作西山勝略。謂隆安中某禪師自西方來。時遇亂盜賊縱橫。禪師然長香數百。插山前。香煙結成雲霧。圍鎖茲山。賊至但見懸崖陡壁。遂不能前。真嚙語也。

許旌陽鐵柱。世共知之。又有修行鐵鐘。在遊帷觀。事見雲笈七籤。又旌陽古鼎。在西川德陽縣。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兩耳高五寸。龍虎雕畫。細如毛髮。其質非鐵非石。體作丹砂駁文。鼎中黃金可百餘斤。

昆明傅順孫令德陽掘得之。將還其家。未幾子孫侈費蕩盡。錐立不能存。蓋旌陽爲令茲地。因歲荒作丹代民租。以其餘瘞地中。俟異日不能租者。而順孫私爲己有。不免招神之罰耳。

國初貢紙歲造于吾郡西山。董以中貴。卽翠巖寺遺址以爲楮廠。其應聖宮西皮庫。蓋舊以貯楮皮也。今改其署于信州。而廠與寺俱廢。

西山鶴嶺祀王真君。或云王子喬。按西山別記。王君名迪。宋熙甯中人。有仙術。嘗自臨鏡照。見羽衣星冠。後爲洪州左司理。民有爭訟。枉直立辨。州無冤民。台司表其政聲于朝。方召用。卽掛冠隱西山。跨鶴徧歷峰巒而去。是則鶴嶺之所祀真君。乃王迪也。以爲子喬殊誤。

洪州藝文散逸者。不可勝數。只以章江一寺言之。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慎修有章江禪院記。又禪林寶訓有章江寺集。今皆蕩然無存。

吾邑裘元量先生。名萬頃。宋隆平中。王容榜進士。與胡桐原。萬澹菴。徐竹堂。往復唱詠。號爲四傑。元量尙有詩集行世。三君已湮沒不傳。吾邑亦不知有四傑之稱矣。

香城寺後二里許。碧雲菴。石刻宋元詩頗多。僅元僧同谷一絕可誦。詩云。半空飛瀑掛巖層。六月生寒水亦冰。銷盡許多塵劫事。碧雲深處一閒僧。同谷。延祐中香城住持。

郡城東南普賢寺鐵象。南唐時物。鄉先輩王中翰仲序有詩云。珠纓玉轡路峇嶢。猶似千秋舞舜韶。西去渡河天廣大。北來浮海雪飄蕭。銅駝荆棘徒遺蹟。金馬邱墟不可招。況此梵王空色相。送君極目益蕭

條中翰在京師送別六十六首。皆以豫章名勝爲題。示不忘故鄉之思。此篇其一也。滕王閣句。暮雨高樓。非昨夢。秋風殘蝶。似新圖。甚爲當時傳誦。

中翰又有豫章臺弋苑章江驛諸作。豫章臺已久廢。弋苑章江驛俱不識。舊基安在。二百年閒滄桑如許。況于唐宋渺茫之蹟哉。

鄭剛中著周易窺餘。起屯蒙迄未濟。獨不注乾坤二卦。自言易者天地之奧。乾坤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未敢輕談也。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倣佛。則隨子索母。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耳。

竹坡詩話云。凡詩人使事。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周德清云。明事隱使。隱事明使。皆得使事之三昧者。然妙在想。尤在掀翻舊案。

王無功歌咏。但取會意。不肯與悠悠閒人更相唱和。貫休每得句。輒云。如此詩。只堪供養佛耳。下筆須有如許情懷。方能亭亭物表。蕭賁作山水圖。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風人都不可少。此也。舟過吳城山。索古今詩刻。讀之都不暢意。因憶李白洲有阻風吳城絕句云。吳城山下水連天。三日東風繫客船。忽見一人城裏至。府公來送買魚錢。又白頭浪裏繫孤篷。漫向江頭問令公。五老峰前誰作主。滿江都是打船風。白洲才具自是軒昂。惜其晚節。竟同蔚宗悖逆。真可哀也。

宋劉道原先生同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別纂外紀。附通鑑行世。又纂十國紀年。亦錄本進呈。其橐藏家文。

正公序世不多見其書崇禎末姜希湖前輩遊西山住霞源義塾予同歐子憲萬謁焉因同劉尹躬過掘岡尋熊西雨舊址止于尹躬宗人劉光祖宅光祖出其先世所藏司馬文正序手蹟相示先賢典型讀之起敬此世寶也尹躬光祖其謹護藏之

予友朱禹卿宗侯登泰山五律雞鳴登日觀雪隱一峰青天地只如許鬼神徒杳冥陰晴雲日日齊魯曉星星漫道碑無字秦原沒五經高秀迴出衆作禹卿有雪堂選詩徐巨源稱其幾欲與王江甯常肝怡張文昌韋左司分席元白而下不足擬也世人貴遠而忽近若禹卿者固當不磨于異日耳

周禮多奇字禮記多借字周禮鳳洲卮言已筆出矣今聊記禮記假借字于此拾級聚足拾音涉以袂拘而

退拘音立視五嶽嶽音國中以策彗卹勿彗音逾竟為壇位壇音不蚤鬻蚤音天王登假假音天子

當依依音上相見于郤地郤音庶人之摯匹匹音已上曲禮何居居音順乎其至也順音夫子之病革矣革音

敗于臺駘臺音綢練設旒旒音填池推柩而反之填音喪事縱縱縱音吉事折折折音提瓦不成味提音懸棺

而封封音紂衣紂音齊穀王姬之喪穀音舍奠于墓左舍音咏斯猶猶音設奠奠音我喪也斯沾沾音曹桓

公卒于會會音襲莒于奪奪音與其鄰重汪踣往重音九京京音扶服救之扶音衣衰而繆經衣音已上

檉弓一命卷卷音君緇以爵緇音已上王制宿離不貸貸音武經術術音鮮羔開冰鮮音命國難難音母有壞墮壞音

怪鹿角解駭駭音母有差貸貸音二燒雍燒音替觜鱗鱗音多積聚積音大衾衾音旁磔磔音已上月令贈賻承舍承音織

割音告于甸人告音已上文王世子矜寡矜音殺于地殺音越席越音君者所明也明音其居人也

曰養義音郊音極音已上禮運繁纓盤音大圭不琢篆音犧尊犧音夏父弗恭音播柴于奧音詔侑武方無音

肆夏肆音已上禮器饗禘音旦明之義且音鹽諸利鹽音雕音祈羶音鄉音腥肆音別汁獻音油辟音已

上郊特牲唾洩音燿潘音濡魚卵醬音而音皆有軒音憲浮母音已上內則元端音冕諸侯茶音舒再命禕衣

輝音揄狄音揄音禕衣音純組綬音揚休音已上玉藻鷄夷音明堂報葬音喪服繫之以姓音大

傳言語之美音儀祭廡音少儀諛聞音蛾子音學記使其寔音雜記大胥音太姪音綠中音大

僞荒音覬音君葬用輶音士葬用國車音已上喪大記相近音迎音祭法易直子諒音祭義尹吉音怨

資音同緇衣雞斯音問喪華門圭窳音儒行右禮記假借字蓋漢儒傳寫失其真者專門之家音猶存

古其有重見如拘革封貸壞磔聲越犧幾軒端報數字者止舉其一以見凡也今讀禮記者不復用古

音故表出之使考古者三隅之反不致金根之陋耳

秦人洞一在南昌城齊源嶺側一在常德府桃源縣南一在福州城東東山一在永州吳望山當時避暴

虐之君而扶攜以往者處處有之不必定指某為真蹟某為偽名

李端好以助語入詩寄盧綸云及此時方晏因之名亦沈又云勿以朱顏好而忘白髮侵下第云幸得皮

存矣須勞翼長之寄薛戴云夫君又離別而我加寂寞頃鍾譚多用此體乃效顰者至滿篇而已累牘

之乎真足令人噴飯端有古別離二篇當為本集之冠

吾郡李公瓊有諸經疑義其論詩每以小序為主嘗言集傳說詩在章句之內小序說詩在章句之外二

說宜竝存之。蓋章句非集傳不明。言意非小序不得。諸儒專于序說。然序說亦閒有出入處。晦翁一剝去。似非大公。小序之失。特十之一二耳。豈容盡廢。如行葦之忠厚。旣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假樂之嘉成王。皆得言外意。而非徒泥章句者。何也。觀其篤親親之恩。而弗遠。則忠厚可稽。觀其醉酒飽德。而稱願允祚之隆。則太平有象。觀鳧鷖之祭享雍容。則接神人各得其道。非能持盈守成者乎。觀假樂之顯顯令德。而宜民宜人。非成王其孰能當之。小序去古未遠。其爲說必有所授。況義自可通。如之何其廢之。

李公又云。宣王封申伯。而吉甫作詩美之。極稱其德業。一則曰維周之翰。一則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一則曰不顯申伯。文武是憲。皆溢美也。何以見之。幽王廢申后。申伯乃以犬戎滅周而弑君。其罪通于天矣。前之所謂蕃宣良翰。而操此萬邦者。又安有哉。

載獫狫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俱以爲田畢而遊園。載獫于輜車。以歇其驕逸。應從之。朱傳以犬之長喙曰獫。短喙曰狫。似出意度。無據。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解者不一。嚴華谷曰。此美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怨也。包承在小人。則吉之大易之怨也。

太甲王。徂桐宮。居憂者。居仲壬之憂也。桐宮。成湯陵墓之地。必仲壬附葬于桐。故伊尹有營宮之謀。序云。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孫季昭示兒篇。謂放當作教。以篆文相近。故譌爾。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姜若。諸儒或以爲出姜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爲姜里逆境。而文王順處之。或以爲天所眷祐。或以爲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周洪謨曰。按韻書。姜。善也。若。順也。誕受姜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順善之也。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量。善順者。見其有靈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于殷。殷既隆厥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濟南紀政

徐榜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濟南紀政

明 白水徐 榜著

卻酒

章邱有能釀羊膏酒者。飲者評之。居露酒上。稱佳釀也。一日。章邱令挈十瓶遺郡長。郡長卻之曰。繁纓小物。孔子惜之。防其漸耳。章邱故未有以此酒遺郡長者。自公作俑。恐繼之者濫觴矣。強受二瓶。薦先子木主。謝不恭。餘盡卻之。嗣後州邑不敢以長物獻。

方書

萬歷甲午。東竟大饑。濟南少得歲。當事者軫念。救荒之令。無日不下。而指意殊。州邑有司。莫知所適從。余亦有難於左袒者。以手書示之曰。院道之所指授。譬畫。猶方書也。至察其寒熱虛實。而增減去取之。則在診視者。倘無病而服藥。則反爲恙矣。有司解其意。政不徇人。民獲安堵。

不事苛刻

山東爲神京左輔。聲息易達。宦遊者往往以風力博名高。吏治尙深刻。州邑有司。有數月而左遷。未朞月而罷去者。濟南太守惜之。每註考。輒請於當道者曰。核吏貴精。當不貴苛刻。彼入貲與刀筆起家者。無論已。夫科貢之士。白首窮經。其研弄之辛勤。猶之吾也。父母妻子。思得升斗祿以終身。何異農之望歲。其俯

仰之情猶之吾也。吾官二千石，儼然拖金衣紫矣。且戀戀然不忍去。渠方籍名而遽除名，奈非人情何。當道者筦爾而笑曰：如郡長之言，必縱奸養寇而後可也。若百姓何？太守曰：奸寇何可縱？如果一朝不可居於民上，遑恤一家之哭哉？第今之謫逐者，類多爲罰穀數十石，贖錢數十金而已。此弊吾輩共犯之。大臣不法，而惟責小臣廉也。豈絜矩之道哉？當道艷然，太守告揖而退。

回生

兗大饑，滕縣有徐生者，攜其家六口，乞食於濟南。至肥城，一子爲殍，而徐生亦大有饑色。一日謁太守於演武場，見其精神恍惚，語言荒亂，固知其爲饑民，不虞其果爲儒生也。票歷城與之錢五十文，除賃歇宿外，曾不能一食。異日復哀告於府，再訊之，始知其爲滕庠生，并攜有妻若子女也。太守不難於授食，而難於授室，因謀諸左右，聞老嫗周寡婦者，有茅屋數楹，議官月給賃銀若干，居之，芻米計口而給，噫嘻！徐生之夫妻子女，浸浸乎有生氣矣。居無何，徐生爲厲氣所侵，大病疫，子女俱染，幸室人無恙，猶可供炊爨。一朝徐生病劇，且死去，見閻君司命者，查其錄，當不死，令鬼差押之，轉行至跑突泉，差曰：覓泉飲，卽甦。徐生欲飲，司泉者拒之曰：泉神已禁，民間毋汲三日矣。不許。頃見白雪樓一紫衣官叱之曰：此滕邑儒生也，胡禁爲亟飲之？守泉者持金盆盛水與飲，見盆底有海日重光四字，大飲數口，神氣頓爽。因問守泉者曰：此樓上何官長？曰：此范君文正公，今之濟南太守元神也。徐生病可，述其事告太守。太守笑曰：有是哉！總歸於夢耳。子入濟以來，太守未嘗一日忘子，故子卽死去，未嘗忘太守。若曰范君爲元神，則吾豈敢延之明

年四月竟大有年助其行資遣之歸後得一第遂卒。

燭冤

有楊朝付者嶧縣人。因避荒。攜妻女之淄川居焉。朝夕無度。淄民趙守道爲之計畫。鬻二女爲旅資。守道因取說合錢七錢。朝付啣之一日。挾資往金鄉興販。適有陶友才者。願鬻妻。朝付哄之曰。淄川有年。易於糊口。汝妻歸我。我與汝錢供朝夕。友才唯喏。同至治頭店投宿。朝付假稱無錢償店家。四鼓拉友才同去。某人家討錢。去店五里許。朝付將友才殺死。復至店領其婦。店主不可。曰。其夫不在。敢與汝領去。固留頃之。報五里外殺人矣。往視之。則陶友才也。地方將朝付送官。扳趙守道在內。執訊之。加以重刑。守道服辜。業擬斬刑矣。解府。太守審其婦曰。金鄉來幾日矣。曰。三日許。又訊之曰。同行幾人。曰。楊朝付與吾夫婦二人。又訊之店主曰。晚間投宿者幾人。曰。三人。太守曰。趙守道何以知陶友才到彼。乃謀諸朝付而殺之。此冤獄矣。再審之。朝付以情告曰。棍毆由我。刀殺亦由我。守道係仇扳也。且凶器見藏彼處。押至其地。果得凶器。將守道釋放。未三日而朝付死。太守曰。天道有神哉。朝付先三日死。守道之獄終不能解矣。太守喜而志之。

楊化記

順天喜峰口軍丁楊化。爲討軍裝盤費來萊陽。主於于大郊之家。越數日。化陰約大郊去集場買貨。戴星而行。至中途。楊化酒醉墜驢。大郊移石枕化之頭。令其少睡。醒後同行。當時原無謀殺意。及化睡濃。大郊

以手按化之腹。見有銀包突出。大郊遂起謀意。用驢韁繩勒死。將屍委之海中。棄驢而回。村中之人。因數日不見楊化。共訝之。適有死人漂泊于氏之屋畔。衆人視之。乃楊化也。共相驚駭。謂不識何賊所害。議欲呈告於縣。脫地方之罪。頃而大郊侄婦李氏在磨房對姑言曰。此來者非楊長官耶。言畢卽倒地。其姑扶之入臥房。未就枕席。卽跳躍而起。出門將一老人扯住。厲聲大叫曰。吾楊化也。被于大郊謀死。汝輩不爲我申冤。我不放汝。衆人卽同去拿于大郊審問。大郊強辯不認。渠卽掌大郊面。拽之去其家。於竈額前取出原銀。大郊無辭。里老押解首縣。縣官謂事出鬼怪。不敢成招。竟解撫臺。時撫臺乃餘姚孫月峰公也。撫臺親審。聞李氏之言。係喜峰口聲音。甚異之。發濟南太守鞫問。太守拘審。見李氏舉動全不類婦人。其辯如流。言言當其情實。問大郊。大郊俛首輸服。太守不敢遮信。次日再訊之。如故。又次日再訊之。亦如故。太守嘆曰。烏盆報冤。得之雜記中。今果有是事耶。藩臬二司聞之。亦拘之親審。司道五六人各有辯駁。李氏應答不滯。司長夏存吾公戲謂大郊曰。汝曷不力爲辯脫。大郊對曰。李氏言言是實。何敢辯。太守見其情真事確。取供招解撫臺。旣蒙詳允矣。李氏之夫名于得水。見李氏真魂不返。其子苦於無乳。一日哭訴於太守曰。李氏彌月作鬼魂。不認夫不認子。萬無生之理。妻死則子必死。妻子俱死。卽亦不欲生矣。求太守救之。太守大笑曰。爲楊化報冤。易爲李氏還魂。難。汝固以難事責我耶。濟南城隍最靈應。汝曷不告之。得水泣告曰。城隍木雕者。惟其求城隍。執若求府主。太守不得已曰。汝來朝于府門候之。次日。太守將該府皂快。盡列于傍。刑具無數。喚李氏聽審。上呼揚化。李氏隨應之曰。小的在。太守諭之曰。汝附魂李氏爲報。

冤耳。今大郊議抵汝冤洩矣。李氏固有夫有子者。可令久之不返。使夫無妻子無母耶。速去速去。遲則重處爾。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待兒子來。即去。不敢久耽。太守曰。汝兒子來。止收爾骸骨。何用。李氏爲速去之。不去。撻汝。命左右行杖。皂快齊聲大喊。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去罷。李氏起身外走。至儀門。太守喝守門者。扭之轉。令其跪。高聲諭之曰。楊化不許在吾府。汝李氏也。將何之。化速去。不去。撻汝。命左右行撻。皂快又齊聲大喊。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去罷。李氏又起身外走。至儀門。太守又喝守門者。扭之轉。令其跪。又高聲諭之曰。楊化不許在吾府。汝李氏也。將何之。化速去。不去。挾爾。再命左右行挾。皂快又齊聲大喊。李氏頃而仆地。于得水。見其妻死去。驚惶號哭。太守曰。死去便有生機矣。令得水抱之起。耳邊指其名。連聲喚之。不醒。得水釋放而哭。太守又令之抱起。仍耳邊指名。連聲呼之。須臾。李氏發戰。汗出如雨。太守知其復甦。令書房出熱茶灌之。茶未入口。李氏張其目。視夫曰。吾李氏女也。如何在此。泣下不能動履。令其夫負之出。太守以朱筆書數字。貼其胸膛。戒同行者。再毋道楊化姓名。犯者重責四十。調理數日。李氏精神如舊。得水率其妻叩謝而行。太守慮此獄後去無質對。將其返魂事備詳兩院。繳劄云。李氏不復能作楊化語。以後會審免提。

公初釋褐。虞部主事。出守濟南。至浙江右布政。此其在濟南時所自紀其政者也。公在濟南凡四年。置社學。建明湖書院。其異政當不止此。意公不欲自炫。或所紀有殘缺。後人掇其餘而刻之也。書中所載楊化事。舊小說中有之。不能舉公名。惟云撫臺孫月峰發太守鞫問。蓋得之月峰之所記。未嘗

見公書。故不詳耳。公去濟南日。囊篋蕭然。謂其子文禮曰。而翁以清白吏貽爾。子孫以安。不亦厚乎。然則公之治郡。固有其本。若僅以神異驚之。未矣。嘉慶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後學趙紹祖識。

